



喝醉了呢，安德魯。

在接到那張邀請函時，羅米就感覺到強大的不安。

也不是因為覺得危險甚麼的，要說危險那個神經病醫生做的菜才是更大的危險。

這種感覺更像是對方又要闖下甚麼禍一般的預感。

但偏偏這個宴會是貴族主辦的，先不說他邀請的醫生們，身為奴隸的自己是根本不可能去參加的。

於是羅米只能目送著對方的離開，並祈禱對方能不要帶著麻煩的事情回來。

只是經過三天的宴會回來的傢伙滿臉通紅、滿身酒氣外還一直說個奇怪的話，像是「放血超有用啦」、「少吃點啊你都快變成豬啊」之類的。

外加多出來的金幣，羅米就感覺到對方肯定是闖下甚麼禍了。

—

隔天

「所以，你又幹了甚麼好事？」羅米將毛巾敷到這個因為宿醉而失去行動能力的傢伙頭上。

「啊……先別說這個……水……」

「別喝這麼多不就好了？」

「免費的酒不喝多可惜啊……」

「最好喝死你這個蠢貨！」

「別這麼大聲嘛……」安德魯虛弱的呻吟著。

熬了解酒的湯，安德魯才終於恢復了一些。

「你現在有辦法告訴我你都幹了甚麼嗎？」羅米看著臉色恢復許多的主人，而被質問的傢伙則開始敘述了宴會上發生的事情。

—宴會上

「哈！這位貴族老爺真棒！這麼好的酒都拿來請客了！」已經喝開的安德魯開開心心的品著各式各樣的酒和食物，看上去已經迷迷糊糊起來。

而這時也有一些曾經治療過的病患過來打了個照面聊了一下天。

雖然說安德魯的酒品並不太好，但姑且還沒有做出或是說出一些奇怪的話。

只是一如往常輕浮的嘻嘻笑著。

但直到某一個被他治療過的病人和他的朋友一起到來。

「喔！懷特醫生！好久不見了！」那是個商人，上一次幫他看得好像是……糖尿病吧？

反正又是個有錢人才會得的病。

「哟！是羅德先生啊！您的身體好多了嗎？」安德魯也不想管對方的身體好不好，好了最好，不要再來煩他就好。

「當然是好很多了！多謝懷特醫生開的處方，我現在每天都在很認真的執行呢！」那人這麼說著，看著對方確實也比上一次看到的時候要瘦上不少了，只不過對方似乎不只是一要過來說個感謝這麼簡單而已。

「另外懷特先生啊，這是我的一個生意夥伴，他也有些症狀需要治療，能不能請您幫忙看看呢？」羅德將身旁一個看上去跟顆球似的男人介紹給他，滿臉通紅也不像是喝了酒，更像是有著甚麼疾病一樣。

「喔？當然好啦！」而早就已經喝的不像話的安德魯露出了令人「放心」的笑容。

—

「所以，你就在宴會當場又是給人放血，又是罵對方肥的跟豬一樣嗎？」羅米聽完對方的話語，感覺到自己有些頭痛。

「基本上差不多啦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你是白癡嗎！？」